



梁实秋小品散文

尚海 夏小飞 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梁实秋小品散文

尚 海 夏小飞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7 号

梁实秋小品散文

尚海 夏小飞 编

*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济南印刷四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 11 印张 234 千字

1992 年 8 月第 1 版 199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2,000 册 定价:5.80 元

ISBN7—5043—1818—3/I·176

编者小识

梁实秋,1903年1月6日出生于北京,1987年11月3日病逝台北。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文学实践使他成为一代小品散文大师。

梁实秋的文学活动始于1920年前后,当时他还在清华学校就学,曾与同学闻一多、朱湘等组织“清华文学社”,并以新诗创作显露才华。然而真正奠定他的散文家地位,使他饮誉文坛的是写于40年代的《雅舍小品》。该书出版至今已发行50余版,创下中国现代散文的最高发行纪录,并被译成英文,风行海内外。此后,梁实秋在从事教学和编译之余,致力于小品散文的创作,先后出版以“雅舍”系列为主的近20种散文集。

梁实秋的散文内容庞杂广泛。男、女、老、少,衣、食、住、行,无所不写。说古道今,谈人论物,随心所欲。惯于用潇洒随意、闲适风趣的笔调,从平常的题材,刻画世相人态,揭示人生真谛,觅求生活情趣。他襟怀坦荡,向往淡泊恬适的生活,一切随遇而安。就连“风来则洞若凉亭”、“雨来则渗如滴漏”的陋室在作者的笔下,亦充满浓郁的诗情画意:

“‘雅舍’最宜月夜——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坐客无不悄然!舍前有两株梨树,等到月到中天,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上阴影斑斓,此时尤为幽绝。直到兴阑人散,归房就寝,月光仍然逼进窗来,助我凄凉。细雨蒙蒙之际,‘雅舍’亦复有趣。推窗展望,俨然米氏章法,若云若雾,一片弥漫。但若

大雨滂沱，我就又惶悚不安了，屋顶湿印到处都有，起初如碗大，俄而扩大如盆，继则滴水乃不绝，终乃屋顶灰泥突然崩裂，如奇葩初绽，砉然一声而泥水下注……”

融景入情，怡然成趣。

文如其人，各人应有各自的风格特色，梁实秋十分重视作者的艺术个性，反对模仿，认为“没有个性的文章永远不是好文章”（《现代文学论》）。强调写散文，“要有什么话说什么，要忠实自己，不自欺方能不欺人”（《文学讲话》）。兼有学者修养和文人个性的梁实秋，落笔常喜旁征博引，横评竖议，挥洒自如而谐趣迭生。同时追求“绚烂之极趋于平淡”的艺术境界，深黯“割爱”的重要，以“简单”二字作为散文创作的最高理想。他在《文学讲话》中说：“文章要深，要远，要高，就是不要长。描写要深刻，意志要远大，格调要高雅，就是篇幅不一定要长。”本书所选，多为一二千字的短章，然而作品的涵量反不见丝毫的薄浅。有人认为梁实秋的散文不留心锤炼字句，达意就算。其实，作者很注意行文的简约，讲究语言的精练平直、声韵和谐，形成一种独特的文调美。

有人用清丽、生动、隽永、朴实来评价梁实秋散文的特点，然从阅读的直觉来说，最明显的特点莫过于幽默。对于这一点，司马长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中国新文学史》中谈到：“在现代散文作家中，论幽默的才能，首推梁实秋。”又说：“他的散文虽然风趣，惹人发笑，但同时也有所会心，话中有耐得咀嚼的智慧……从他的作品中，不但可以欣赏精彩的幽默，同时也获得知与慧。”且看《中年》中的一段文字：

“一般的女人到了中年，更着急。哪个年青女子不是饱满丰润得像一颗牛奶葡萄，一弹就破的样子？哪个年

青女子不是玲珑矫健得像一只燕子，跳动得那么轻灵？到了中年，全变了。曲线都还存在，但满不是那么回事，该凹入的部分变成了凸出，该凸出的部分变成了凹入，牛奶葡萄要变成金丝蜜枣，燕子要变鹤鹑。”

象这样形象生动、幽默风趣的文字，在梁实秋的小品散文中，随处可拾。

梁实秋 1949 年东渡台湾，从此双足再未踏故土，晚年的散文充溢思乡怀旧之情，如《北平年景》、《故都乡情》、《放风筝》等篇，读来感人至深。我们从梁实秋大量的散文集中，择选简短精悍、又能体现其作品风格特色的小品散文，汇成一册，虽属一爪片鳞，也算是对这位文学大家的一个纪念。

编 者

1992 年 3 月

目 录

编者小识

人生旅程

中年.....	(3)	谈时间.....	(20)
老年.....	(6)	时间即生命.....	(23)
生日.....	(9)	代沟.....	(25)
了生死.....	(11)	过年.....	(29)
早起.....	(14)	父母的爱.....	(31)
退休.....	(17)		

人相百态

孩子.....	(35)	脸谱.....	(49)
女人.....	(39)	胡须.....	(53)
男人.....	(43)	穷.....	(56)
握手.....	(46)	睡.....	(59)

脏·····	(62)	懒·····	(79)
聋·····	(66)	馋·····	(82)
怒·····	(69)	签字·····	(86)
请客·····	(71)	廉·····	(89)
健忘·····	(75)	勤·····	(92)

雅舍话礼

谈话的艺术·····	(97)	谦让·····	(117)
“旁若无人”·····	(101)	送行·····	(120)
小声些!·····	(105)	敬老·····	(124)
让·····	(106)	吃相·····	(126)
谈礼·····	(109)	喜筵·····	(130)
洋罪·····	(111)	送礼·····	(134)
让座·····	(115)	拜年·····	(138)

雅舍谈吃

喝茶·····	(143)	酸梅汤与糖葫芦·····	(170)
饮酒·····	(147)	芙蓉鸡片·····	(173)
狗肉·····	(151)	蟹·····	(175)
面条·····	(154)	佛跳墙·····	(178)
火腿·····	(157)	爆双脆·····	(181)
烤羊肉·····	(160)	粥·····	(183)
烧鸭·····	(162)	饺子·····	(185)
生炒鳝鱼丝·····	(165)	锅巴·····	(187)
汤包·····	(168)	豆腐·····	(189)

饭后茶余

雅舍	(195)	信	(221)
旅行	(198)	音乐	(224)
散步	(202)	鸟	(228)
读画	(205)	骆驼	(231)
下棋	(208)	蚊子与苍蝇	(234)
理发	(211)	猪	(236)
洗澡	(215)	狗	(239)
书	(218)		

谈天说地

谈友谊	(245)	鞋	(281)
学问与趣味	(249)	圆桌与筷子	(284)
说俭	(252)	门铃	(288)
新年献词	(254)	汽车	(291)
客	(256)	旧	(294)
梦	(259)	垃圾	(297)
算命	(262)	如意	(300)
沉默	(266)	盆景	(302)
闲暇	(268)	雪	(305)
牙签	(271)	虹	(308)
手杖	(274)	树犹如此	(310)
衣裳	(277)		

怀故叙旧

平山堂记	(315)	故都乡情	(324)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听戏	(327)
.....	(319)	放风筝	(331)
北平年景	(322)	猫的故事	(336)

人生旅程

中 年

钟表上的时针是在慢慢的移动着的，移动的如此之慢，使你几乎不感觉到它的移动。人的年纪也是这样的，一年又一年，总有一天你会蓦然一惊，已经到了中年；到这时候大概有两件事使你不能不注意，讠闻不断的来，有些性急的朋友已经先走一步，很煞风景；同时又会忽然觉得一大批一大批的青年小伙子在眼前出现，从前也不知是在什么地方藏着的，如今一齐在你眼前摇曳，磕头碰脑的尽些昂然阔步满面春风的角色，都像是要去吃喜酒的样子。自己的伙伴一个个的都入蛰了，把世界交给了青年人。所谓“耳畔频闻故人死，眼前但见少年多”，正是一般人中年的写照。

从前杂志背面常有“韦廉士红色补丸”的广告，画着一个憔悴的人，弓着身子，手拊在腰上，旁边注着“图中寓意”四字。那寓意对于青年人是相当深奥的。可是这幅图画却常在一般中年人的脑里涌现，虽然他不一定想吃“红色补丸”，那点寓意他是明白的了。一根黄松的柱子，都有弯曲倾斜的时候，何况是二十六块碎骨头拼凑成的一条脊椎？年青人没有不好照镜子的，在店铺的大玻璃窗前照一下都是好的，总觉得大致上还有几分姿色。这顾影自怜的习惯逐渐消失，以至于有一天偶然揽镜，突然发现额上刻了横纹，那线条是显明而有力，像

是吴道子的“莼菜描”，心想那是抬头纹，可是低头也还是那样，再一细看头顶上的头发有搬家到腮旁颌下的趋势，而最令人怵目惊心的是，鬓角上发现几根白发，这一惊非同小可，平夙一毛不拔的人到这时候也不免要狠心的把它拔去，拔毛连茹，头发根上或许带着一颗鲜亮的肉珠。但是没有用，岁月不饶人！

一般的女人到了中年，更着急。那个年青女子不是饱满丰润得像一颗牛奶葡萄，一弹就破的样子？那个年青女子不是玲珑矫健得像一只燕子，跳动得那么轻灵？到了中年，全变了。曲线还存在，但满不是那么回事，该凹入的部份变成了凸出，该凸出的部份变成了凹入，牛奶葡萄要变成金丝蜜枣，燕子要变鹤鹑。最暴露在外面的是一张脸，从“鱼尾”起皱纹撒出一面网，纵横辐辏，疏而不漏，把脸逐渐织成一幅铁路线最发达的地图，脸上的皱纹已经不是熨斗所能烫得平的，同时也不知怎么在皱纹之外还常常加上那么多的苍蝇屎。所以脂粉不可少。除非粪土之墙，没有不可圯的道理。在原有的一张脸上再罩上一张脸，本是最简便的事。不过在上妆之前、下妆之后，容易令人联想起《聊斋志异》的那一篇《画皮》而已。女人的肉好像最禁不起地心的吸力，一到中年便一齐松懈下来往下堆摊，成堆的肉挂在脸上，挂在腰边，挂在踝际。听说有许多西洋女子用赶面杖似的一根棒子早晚混身乱搓，希望把浮肿的肉压得结实一点；又有些人干脆忌食脂肪忌食淀粉，扎紧裤带，活生生的把自己“饿”回青春去。有多少效果，我不知道。

别以为人到中年，就算完事。不。譬如登临，人到中年像是攀跻到了最高峰，回头看看，一串串的小伙子正在“头也不回呀，汗也不揩”的往上爬。再仔细看看，路上有好多块绊脚

石，曾把自己磕碰得鼻青脸肿，有好多处陷阱，使自己做了若干年的井底之蛙。回想从前，自己做过扑灯蛾，惹火焚身；自己做过撞窗户纸的苍蝇，一心想奔光明，结果落在粘苍蝇的胶纸上！这种景象的观察，只有站在最高峰上才有可能。向前看，前面是下坡路，好走得更多。

施耐庵水浒序云：“人生三十未娶，不应再娶；四十未仕，不应再仕。”其实“娶”“仕”都是小事，不娶不仕也罢，只是这种说法有点中途弃权的意味。西谚云。“人的生活在四十开始”。好像四十以前，不过是几出配戏，好戏都在后面。我想这与健康有关。吃窝头米糕长大的人，拖到中年就算不易，生命力已经蒸发殆尽。这样的人焉能再娶？何必再仕？服“维他赐保命”都嫌来不及了。我看见过一些得天独厚的男男女女，年青的时候楞头楞脑的，浓眉大眼，生僵挺硬，像是一些又青又涩的毛桃子，上面还带着挺长的一层毛。他们是未经琢磨过的璞石。可是到了中年，他们变得润泽了，容光焕发，脚底下像是有了弹簧，一看就知道是内容充实的。他们的生活像是在饮窖藏多年的陈酿，浓而芳冽！对于他们，中年没有悲哀。

四十开始生活，不算晚，问题在“生活”二字如何诠释。如果年届不惑，再学习溜冰踢毽子放风筝，“偷闲学少年”，那自然有如秋行春令，有点勉强。半老徐娘，留着“刘海”，躲在茅房里穿高跟鞋当做踩高跷般的练习走路，那也是惨事。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作自己所能作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科班的童伶宜于唱全本的大武戏，中年的演员才能担得起大出的轴子戏，只因他到中年才能真懂得戏的内容。

老 年

时间走得很停匀，说快不快，说慢不慢。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宴会中总是有人簇拥着你登上座，你自然明白这是离入祠堂之日已不太远。上下台阶的时候常有人在你肘腋处狠狠的搀扶一把，这是提醒你，你已到达了杖乡杖国的高龄，怕你一跤跌下去，摔成好几截。黄口小儿一晃的功夫就窜高好多，在你眼前跌跌跄跄的跑来跑去，喊着阿公阿婆，这显然是在催你老。

其实人之老也，不需人家提示。自己照照镜子，也就应该心里有数。乌溜溜毛氍氍的头发哪里去了？由黑而黄，而灰，而斑，而耄耋然，而稀稀落落，而牛山濯濯，活象一只秃鹫。瓠犀一般的牙齿哪里去了？不是薰得焦黄，就是裂着罅隙，再不就是露出七零八落的豁口。脸上的肉七棱八瓣，而且还平添无数雀斑，有时排列有序如星座，这个像大熊，那个像天蝎。下巴颏儿底下的垂肉变成了空口袋，捏着一揪，两层松皮久久不能恢复原状。两道浓眉之间有毫毛秀出，像是麦芒，又像是兔须。眼睛无端淌泪，有时眼角上还会分泌出一堆堆的桃胶凝聚在那里。总之，老与丑是不可分的。尔雅：“黄发、鲐齿、鲐背、考老、寿也。”寿自管寿，丑还是丑。

老的征象还多的是。还没有喝忘川水，就先善忘。文字过

目不旋踵就飞到九霄云外，再翻寻有如海底捞针。老友几年不见，靛面说不出他的姓名，只觉得他好生面善。要办事超过三件以上，需要结绳，又怕忘了哪一个结代表哪一桩事，如果笔之于书，又可能忘记备忘录放在何处。大概是脑髓用得太久，难免漫漶，印象当然模糊。目视茫茫，眼镜整天价戴上又摘下，摘下又戴上。两耳聒聒，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倒也罢了，最难堪是人家说东你说西。齿牙动摇，咀嚼的时候像反刍，而且有时候还需要戴围嘴。至于登高腿软，久坐腰酸，睡一夜浑身关节滞涩，而且睁着大眼睛等天亮，种种现象不一而足。

老不必叹，更不必讳。花有开有谢，树有荣有枯。桓温看到他“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桓公是一个豪迈的人，似乎不该如此。人吃到老，活到老，经过多少狂风暴雨惊涛骇浪，还能双肩承一喙，俯仰天地间，应该算是幸事。荣启期说，“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所以他行年九十，认为是人生一乐。叹也无用，乐也无妨，生、老、病、死，原是一回事。有人讳言老，算起岁数来斤斤计较按外国算法还是按中国算法，好像从中可以讨到一年便宜。更有人老不歇心，怕以皤皤华首见人，偏要染成黑头。半老徐娘，驻颜无术，乃乞灵于整容郎中化装师，隆鼻聿，抽脂肪，扫青黛眉，眼眶涂成两个黑窟窿。“物老为妖，人老成精。”人老也就罢了，何苦成精？

老年人该做老年事，冬行春令实是不祥。西塞罗说，“人无论怎样老，总是以为自己还可以再活一年。”是的，这愿望不算太奢。种种方面的人欠欠人，正好及时做个了结。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各有各的算盘，大主意自己拿。最低限度，别自寻烦恼，别碍人事，别讨人嫌。“有人问莎孚克利斯，年老之后